

陈家桥作品集
都市情爱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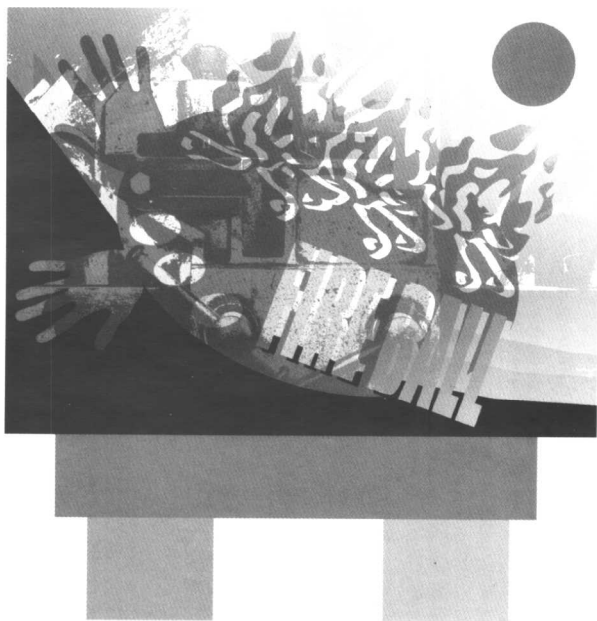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爱情

● 陈家桥 著

珠海出版社

北京爱情

陈家桥 著



出版此书，
并不意味着赞赏或
倡导作者在本书
之外的生活方式
及其他。从纯文
学的角度，这些
文字是真实而优
美的，它们应该
有机会让更多的
朋友分享。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陈家桥作品集/陈家桥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04. 7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7

ISBN 7 - 80689 - 234 -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2527 号

陈家桥作品集

——北京的爱情

陈家桥 著

责任编辑: 陈文娟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电话: 2639346 2639314 邮政编码: 519000

地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网址: WWW. zhcb. com

E - mail: bookzh@zhuhaidaily. com. 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广东湛江日报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 20 字数: 446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

ISBN 7 - 80689 - 234 - 6/I · 495

定价: 30.00 元 (全三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一 白家庄旅馆

我走出白家庄旅馆的 302 房间,来到白家庄路,站在路上,用我的外地手机查电话号码,但没有拨号,外地的漫游费很贵。我来到十米之外的电话亭,决定给那个叫小羽的女孩打电话,她的号码有三个,一个手机,一个办公室,一个住家。我拨通她的手机,接电话的人是个男的,我说我找小羽有事。那男的说,太不巧了,她下楼去了。我说我今天必须找到她。我今天不找到小羽就不是人,这是 10 分钟前发的誓。小羽过了 5 分钟才把电话回过来,那时我已经买过中南海香烟,吸了三根。她说,找我有事吗?我说你来吧,来了你就知道了。我相信她会来的,果然她答应了。我和小羽是一个路子上的人,她不可能拒绝我的。小羽以前自杀过,而且经常哭。

小羽 40 分钟后,赶到了马路对面一家报社的门口,我还站在马路对面。我走过去,她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,围着灰色的围巾,她很妩媚,精神没有我想像的坏。她没问我为什么把她叫来,好像有所顾忌,这时我没意识到我的脸色不但没有好的表情,甚至很难看。我告诉她我再不会离开北京了,我的意思是不想离开北京,但假如我真要离开,也只能是别的原因,跟我自己无关。我不喜欢这个城市,但我没有其他去处,即使到了一个新地方,我也同样会离开,我不会属于某一个地方,我没有房子,没有妻子,我现在就是

个住旅馆的人。白家庄旅馆是个很低档的旅馆，我不可能住久。我相信只要一个女人能接受我 10 天，我可以轻松打发一个月，当然三个以上的女人，我就没有把握了。

小羽随我一起去了团结湖商场，她知道我是去买避孕药的，但二楼的柜台刚卖完了避孕药。那就买套子，小羽说。小羽开口说话了。但我没有买，那东西不好。我们下了楼，买了一只乒乓球，还有削价的球拍。那只白色的乒乓球惹人喜爱，我把它装到口袋里，然后小羽和我一人一只球拍，我们离开团结湖商场，回到旅馆 302 房间。

外边的雪没有停，我们关上门，用毛巾擦头上的雪。小羽的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，我承认她的身段确实比一般人要好得多，但她不是我的女人，她从没有跟我说过她是谁的女人。但她也不是个自主自立的人，她偶尔会依赖你，但更多的时候她却是依赖某一个谁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的人。她在某些方面很神秘，她开支很大，经常泡吧，逛商场，购买昂贵的化妆品，对钱的来处，她守口如瓶。

有时我们怀疑过她是不是暗自里去当小姐，但她坚决否认，她讨厌小姐的生活方式，她说如果那样的话，她宁愿把自己集中地批发给某一个男人，这么说跟做小姐也不矛盾。但从她多年的生活习惯来看，她确实不像一个小姐，所以我每次跟她单独在一起时，总要提醒自己，无论小羽多么差劲，多么别扭，但终归不是小姐，她是个良民，而且自杀过，这也说明她是个有想法的女人。

小羽叼起一根烟，旅馆很小，有两张床，一张写字桌，在远端的窗下有电视柜，柜上有一台老式的日立电视机，朝门的近端有一张沙发，床头柜上放着我的许多生活用品。小羽

坐下来之后,问我这次什么时候离开北京。我说我不走了,我再也不离开这座城市了。小羽说,那你就租一间房子,不要住旅馆。我跟小羽开玩笑,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住到你那里。她喝了口茶,说,刚才你不是听到有个男的吗。我说,那肯定不是你男人。她说,不是我男人,但你明白,所有男人都不能跟我日夜厮守,跟你们 24 小时在一起没劲,我只能一段一段地理你们,只有这样,我才不觉得是浪费。

旅馆的老板娘是个东北人,这个东北女人并不干练,甚至有些脏,她在 302 房门外边,听里边的动静,东北女人对我并不是很熟,有一天我刚解完小便,还在抖那东西,她就从后边进来了,她问我为什么不反锁厕所门,我还在抖,她看见了那家伙,她笑了。从那之后,东北女人对我很亲切,东北女人 45 岁的样子,我觉得东北女人很有味道,现在我跟小羽在里边聊天,她听了会,又走开了。如果刚才我们买了套子或药,小羽会和我上床的,她知道我每次找她,一般都要有一次性爱,她知道我缺这个,至少我不嫌多,而且做得很卖力,每次她都能到高潮。但今天没买药,所以我们做不了,但还是想上床,在床那儿掀开窗帘,可以看到树枝丫上方的天空。天很灰,仰头看天,或许也有很好的感觉。我跟小羽说,上床吧。小羽把外衣脱下来,我帮她脱内衣,但她不脱。她小声地嘀咕,又不做,脱它干吗。她躺外边。我坐下来,俯视她的脸,小羽这女孩虽然时常乱来,但她很健康,脸上的血色浓浓的,我低下头,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左半边脸,她指了指右边,说,这边。我在右边又来了一下。

我站起来,我把那两只没有拆封的乒乓球拍拆开来。她坐了起来,我觉得今天买这副削价拍子很神经,毫无意义,

现在根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机会，两只拍子才6元钱，划算倒是划算，那乒乓球，白色的，才1元钱。她又躺下去，大概是看那两只拍子很劣质，很俗气，所以没有兴致。我把乒乓球扔给她，扔到她胸口，球停住了，她轻轻地擦着，我把两只拍子面对面合起来，轻轻地搓着。小羽说，在密云、昌平那些县，现在的雪肯定更大。我没去过密云，但昌平是去过的，当时我跟一个清华的女生恋爱，已是10年前的事了。

小羽把球往地下丢，当弹起时，又把它接住，小球发出清脆的弹跳声。我本想讲讲刚才电话中的那个男人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小羽用手拍了会，向我要一只球拍，她说用球拍往地上拍球比用手简单。我问她累不累，都老大的人了，还玩这玩意。她说，那你买它干什么。我说我神经，我买削价球拍我真神经。小羽从床上起来，把桌上的东西全丢到另一张放杂物的床上，然后找几本书横在桌中央，她要跟我打乒乓球。外边的雪越来越大，窗户的中缝渗进灰暗的光，房间里一直是点着灯的，我只得陪小羽打球。小羽的球技不错，我以前没跟她打过，一开始我输了几个，后来我适应了她的打法，她不是我的对手，房间实在太小，她站在桌子远端和电视机之间，我站在桌子近端和沙发之间。小羽不久就输惨了，她不服，总是抱怨球不顺手，所以她每次发球，或者捡球时，都要把球在胸口处揉一揉，小羽的乳房并不大，她生活没规律，所以乳房被她在这10年里弄坏了，但形状很好看，仍能抓得住。

我跟小羽说别往胸口那揉球，那使人不舒服。小羽说，你别往那处想。我说，小羽，我很多天没跟女孩在一块了，你现在别勾引我。小羽放下球拍，抱着我，用她的髋骨抵着我，

说，怎么了，多少天没女人怎么了，没女人你就不能活了。我说，是啊，没女人我真不能活。她说那现在不是有了么。我说，但今天我们又不能做。她说，你太幼稚了，以前我没反对过你，但你也不能老是只想着那种事啊，你跟我在一块，我们打球，这不同样是做么。我松开她的手，我说，这就好笑了，打球也是做那种事啊。

外边仍下着雪，在旅馆的条桌上打球，这很疯，很虚弱。我突然想给她一巴掌，我觉得小羽把什么东西给调起来了。其实我是喜欢小羽的，但我以前想的是对小羽这样的女孩子，只有跟她做完爱之后，才能爱她，否则就一点底都没有，自己都不会相信这是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。

小羽又抽出一支烟，叼在嘴上，这一次，我在给她点烟时，故意用打火机烫着她的下巴，她很生气，用脚踢了我一下，我被弄疼了，所以立即打了她一巴掌。她坐到沙发上，吸烟，然后眼泪流下来，我陪她坐着，也吸烟。我对她说，小羽啊，我老早就想打你了，我就想打你一个嘴巴，你不是小姐，也不是我女朋友，但我打你之后，我觉得舒坦一些。她说虽然我并不讨厌打女人的男人，但打了我本人，我还是有些想法，我老大的一个人，你打我，我心里不平静，你以前救过我的命，不然我还要还手，跟你一比一地打下去。我搂着她的肩膀，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她问我，你要去找工作么。我说，要的。她说，那就好，人有工作，心态会好一些，至少使你不那么烦躁，钱不钱的，倒是次要。她一提到钱，我就怀疑起她的生活来。她把我的手拉到刚才打她的地方，那儿很热，眼泪也粘在那，红红的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她让我把乒乓球拿给她，我站起来，把球拿给她。我转

过身。她对我说,把裤子脱了吧。我说,你有病啊。她说,你脱吧,谁叫你刚才打了我,算是个补偿吧。我背对窗帘,站在书桌近端和西侧的那堵墙之间,斜对着沙发上的小羽,脱下裤子,她让我把短裤也脱下去,这些衣服都挂在膝盖那儿。她看着,说,挺好看的。我知道她尽乱说,我们这东西没什么好不好看的。小羽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乒乓球,轻轻地捏着。她看着我,几分钟之后,我说让我把裤子拎上来吧。她说,不,罚你站着,直到你打我的脸庞褪了血色为止。她很认真,反正我也不太在意,于是我就站着。她还在哭,我想我真是不应该打她,让她受苦了。小羽说,好像球儿。我问她,哪儿像球。她说,你那个地方像乒乓球。小羽望着窗帘的中缝,她说,要是罚你这样子站到雪地里就好了。她看着我,不住地淌眼泪,我发觉这不是我打她的原因,她肯定是想得很远了,我说小羽我亲亲你,我一边说一边拎裤子。小羽说,你不要拎裤子,你就这么亲我。我走得很困难,移了几步,弯下腰,亲了她,她的舌头很软,口腔像早已糜烂了似的,一点食物的味道都没有。但很湿润。

我们拥抱着,我的视线刚好和书桌上用来做横网的书本平齐,我看不到矮柜上的电视机,小羽的手伸过来搂着我的腰,再往下,在我已经有些发胖的屁股上用指尖画字。我问她你画什么呢。她说,我在画冬天,下雪。我把她搂得更紧了。我问她为什么还在哭,她说,我想起你以前救我的那一次,所以你打我是没什么的,那一次如果不是你把我背到楼下,不是你握住我的胳膊,我现在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我一点也不难为情,我怕她哭。我说,我救过你,所以我就要不停地要你,和你在一块,我说,操你,跟你睡,我就这样了。我亲了

亲她的脖子。她闭着眼睛,说,随你。实际上我只是这么说,我这么说也就不这么想了。

二 小羽

5时30分,雪仍在下。我站起来,走到窗帘的中缝前,我从电视机屏幕的反光里看到我拎裤子时的狼狈相。小羽捂着脸,那只乒乓球夹在她两腿之间。她已不哭了,总算恢复正常。左手被子上还有我们双双卧过的痕迹,但今天下午很干净,我们没有做爱,我们忍耐住了,小羽从手缝里看我,她说你的臀部白花花的,我很高兴她这样来评价我,尽管我自己明白我的臀部一定是灰头土脸的。我从窗帘的中缝看窗外马路上的落雪,每分钟都有人走过,后来我看到一个围着红围巾的小孩子,后面跟着他的父母,他们在我窗前站了一小会,对里边指指点点。我想他们是看不见里边的。没经小羽的同意我还是把裤子穿起来了。然后我抚摸我的肚子,我对小羽说,怎么肚子说饿就饿了起来。小羽盯着皮带上的铁扣子,问这真是鳄鱼牌吗。我说,是的,是别人以前送给我的。她说一定是某个女人。我说,是一个女人,但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女人,跟我没什么关系,好像还是我的长辈什么的。她说我猜是你姑妈吧,小羽知道我有一个姑妈在北京做生意。我就扯谎说是姑妈,其实姑不姑妈有什么关系呢。小羽放下捂在脸上的手站起来,屋内烟雾弥漫,很呛眼睛,她问我要不要把门打开,我讨厌那个东北老板娘伸头缩脑的,所

以我不让小羽打开门，就让我们闷在里边，过一会，我们出去吃晚饭。

外边的天说黑就黑，已经6时多，我没意识到我什么时候已经开了电视，我们看了会体育新闻。我从开水瓶里往洗脸盆倒开水，很烫，然后把那条浅蓝色的毛巾扔进去，小羽伸手去拧，烫得她直叫，刚才我用打火机烫了她的下巴，她生气了，说我是故意要烫她，是把她当猪了，只有杀猪以后才会用开水去烫。我说杀鸡杀鸭都要用开水去烫，烫了以后好扒皮剔毛。小羽也没理我。她让我帮她拧毛巾，我干粗活还行，我把很热的毛巾敷她脸上，这热气使她舒坦了许多，她的两只手伸过来，搂住我的脖子，她让我把嘴贴在毛巾上。我找到毛巾背后她的嘴唇，嘴唇微微地开启，在毛巾里又热又有弹性，感觉很好，我就吻了，吻着热毛巾。她的舌头伸出过一次，肯定是被毛巾上的热气烫了，又缩回去。她轻轻地笑了起来，没有声音，但身体是抖动的。过了一两分钟，毛巾凉下去了，她把毛巾扯下来，她的脸红红的。她让我再到水里把毛巾拧一遍，脸盆里的水已经不太热了。

我打开门，把水倒进左手的卫生间，再出过道的门，进右边的烧开水的水房，那儿有两只捆在一起的煤炉，上面的水壶很大，已经开了，老远就听到冒水泡的响声，壶边映出了淡蓝的火苗，很漂亮，我拎起笨重的至少装有10斤开水的大壶，向脸盆里倒水，这次把毛巾都烫化了，我端着盆，热气薰着我的脸，我走出烧水房，迎面看到站在门前几米的东北老板娘，她正对我笑，她问，要洗澡啊，我随口应了声，哎。她连忙走过来，说要为我再拎几瓶水到卫生间。我连忙拒绝她，并承认我不是要洗澡，我说我要洗脸，我脸太脏了，

油很多,所以接这么多开水,我要把那些油全都洗掉。东北女人僵在门处,我快步走进房间,小羽抵上门,她看了看那个东北女人,她说这个老板娘对你蛮好的,是个好女人。我说可惜太老了点。小羽跟我说,老老老,谁不会老,你以为世界上还有处女啊。我不想扫小羽的兴。她让我再拧毛巾,再敷她的脸,再去吻唇上的毛巾,或者是毛巾后的唇。这次开水太烫,手指被烫得直哆嗦,我站在脸盆前,小羽也站着,她把那只乒乓球丢了进去,我想把球捡起来,我说会把它烫裂的。小羽说,不会,它不是好好地漂着吗,她用指尖戳那只乒乓球,乒乓球被烫得鼓鼓的,但她说戳起来很软,我觉得她太无聊了。我伸手把球捡起来,然后把它扔在沙发上,小羽说快把毛巾拧起来吧。水仍很烫。我拧了毛巾,这次比上次更热,我把毛巾扑在她脸上,她仰着身子,我还没去吻她,她就伸舌头把毛巾挑起来,然后伸开双手,轻轻地转了起来,她转着,很活泼,很轻盈,让人很感动。然后她再次抽泣起来。

我搂住她,她在我怀里,我们坐了下来,毛巾很热,但明显在她眼眶那儿有了黑印子,可能是眼泪带了些眼影的油彩下来。我没劝她。我在毛巾外边吻她的脸。我想她今天想哭就哭吧,这小羽从来如此,哭了就没事,哭了就好,哭吧,哭吧。我的嘴唇在吻毛巾时被搞得又酥又麻,我想喝一口茶,但小羽不让,她的双腿在我腿上,并轻轻地晃了起来。她在毛巾里吹气,毛巾轻轻地鼓胀着,有时像要飘着,过了五六分钟,我才把毛巾扯下来,她的眼睛虽然才哭过,但比不哭时还要干净,还要明亮,眼仁纯白纯白的,真美啊,我想小羽真美。

东北女人在外边喊我，说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里有人找。我放下小羽拉开门要去接电话，但拿起话筒时电话已经断了。我回来跟小羽说，别人会打我手机的。小羽说，你用的是外地手机，别人为你省钱，所以才打的公用电话。我穿上外套，小羽整了整毛衣，我们手挽手出了门。东北老板娘和她的一个亲戚，一个小个子的女服务员目送我们掀起厚厚的门帘。

我们来到街上。7时，我们才吃的饭，我要的是韭菜馅的水饺，小羽要的是白菜馅，要了一小盘腌黄瓜，小羽吃东西不行，我帮她代吃了七八只，很难吃，然后我们又回到街上。今天没有事做，我这才发现今天见小羽仅仅是因为自己发誓要见到她，其余的什么也没有。小羽的一只手插在我的外衣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这使她走起来很不方便，路很滑，梧桐树上有时会有大块大块的雪团掉下来，有时竟恰巧砸在头上。小羽问我是不是回房间。我说，随你。小羽说，随你。我说那我们过华鹏大厦边的那座天桥，到三里屯南街去吧。她说不去南街。我说，也好，那就到城市宾馆边的那条斜街去，那儿有烧烤。她说，她不爱吃那东西。我说那儿也有一些茶座，也有小馆子，都一样，我没有厌烦她。今天是我把小羽约来的。今天她是我的客人。小羽和我上了天桥，在天桥上，有两三个人站在北侧的栏杆边，望着长虹桥那边的灯火。左面是兆龙，右面是高大的写字间，我和小羽站在南侧，看着飞驰的汽车。汽车行驶得很慢，但站在天桥上，仍觉得它们是飞驰的，特别是公共汽车，车顶又长又宽，跑起来很壮观。我们下了天桥，来到一条小街，我们后来就一直搂着，我想小羽大约是不会再哭了，这么冷，她

要哭，那眼泪很可能会在眼眶周围结冰碴的。小羽果然没哭，我们从南边的小路插到那条斜街。我们去了芥菜坊，这名字很好听，老板是个搞音乐的人，据小羽讲老板跟她老早就认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去这样的地方很随便，我们没见到老板，店里很冷清，大概是时间还早的缘故。我们要了茶，坐在软沙发里，小羽掏出她的西门子手机，开始疯狂地发信息。我问她发给谁。她说，无所谓，我就是想在手机上用拼音输字，然后发给人家。人家会回吗？我问。她说，他们会回一些段子给我看。什么段子，我问。她说什么都有。

我们点了两杯茶，是龙井茶，我本来想要云绿茶。小羽玩了十来分钟手机，那时我有点困了，在旁边揉眼睛，我们一直抽烟，在我们面前的梁上吊着一只大彩电，里边在播放节目，在电视机前边是一张台球桌，现在有三男两女，5个人在打桌球。小羽不时地抬头，昂着下巴，看那几个人打球，他们每每进球时都要起哄，小羽站起来硬要看是哪个人把球打了进去。我曾想喊一两个熟人过来，但没有下决心，因为不知道小羽想不想有别人来，又想身上只装了80元钱，怕约了人来，喝了东西付不起账，所以只好作罢。

大概9时，我从软沙发和落地灯之间的地毯上捡起一小根茶叶梗子。我很无聊。小羽除了玩手机，就是不停地搓手，说搓手能够暖肾。我笑她瞎说，没有道理也没必要扯上什么肾。小羽说女人的肾要健康才好，说到肾就会说到身体的其他地方，这会没劲到顶。

站在电视机斜下方的一个打球的女人一直看着我，她不认识我，但她对我很有感觉，她跟同来的人提过我，那几个8时多一点开始打球的人几乎每打一杆球都要朝我们这

边望。我问小羽要不要过去看，小羽说除非我们自己打。我说那要等他们打完。我走了过去，后来，我跟他们搭上话，那三个人都是外地人，那个盯我的女人约有40岁，但看上去很年轻，讲浙江话，听得出来，她是把我当成某个熟人，只是早就分辨不出是那个人，但又觉得挺像，所以就注意上了。那个男的很谦逊，跟两个女的说话优雅得体，对我也很礼貌，于是我跟那个40岁的女的搭成一对，与另两个人打起球来了。我们先打了一局花的，输了。第二局我们打纯色的，赢了，打第三局时，我兴趣很高，那个女的毛衣领子竖着，她的手表在击球时总要拖到桌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我就是有点迷，凡是这样的人也足以迷我，我不时地瞟这个女的，尽管她一直离我很近，这时我没有记起跟我一起来的小羽，我几乎把她给忘了。那个女人恭维我很有技巧，我则夸她手长得好看，我想那个女的肯定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沙发座上还有一个女人坐着，小羽被这四个打球的人遗忘了。因为我们的沙发座是凹在里边的，所以除了这张球桌边上的人之外，其他人很难看到她。10时，我听到玻璃杯落地的响声，当时有音乐，所以我没在意，过了10多分钟，那时我打球的兴致已经下降了，我想起了小羽，但为了那个女人，我还是和她合作又打了一局。

10时40分，一个服务员在我们身边尖声地叫起来，芥菜坊顿时闹了起来，许多人往小羽的沙发那儿奔去，我料定是出事了。我一下子没能挤过去，在沙发拐角处有一只粉红光的落地灯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搬弄小羽。我问怎么了，我一下子喊了起来。我扒开几个人，看见小羽的头发散得很开，勾着头，一下子没能看到她的脸，凭本能我想她可能做

了什么过激的举动。这时一个小伙子对我说，她吞了东西。我推倒一个男人，抓住小羽的下巴，小羽的眼睛像死鱼眼一样，向上翻着，脸色酱紫。我看见她的嘴张得老大，鼻孔向外渗血，她吞了东西！有人还在叫。她的脖子完全胀起来，像鱼鹰吃了鱼一样。有一个人拿手电照她的嘴，酒吧里没有医生，但有几个男人很认真地讨论处理办法，这时我已经把小羽搂起来了。芥茉坊老板认识小羽，但不认识我，他对我说，他已经打了急救电话，110也拨了，很快就来人。他问我她吞了什么东西，我顺着手电光往里看，嗓子充血，胀得老大，很奇怪，她一下子没有闭过气，我确信她是吞了那只乒乓球了。尽管很危险，但小羽的手似乎还有劲，她捏住我，撑在我腿上。有人说如果等医生来，这个女人会死的，人们都在催我拿主意，我不想让小羽死，这太不应该了，所以我几乎没有犹豫，我卡住她的脖子，我想把那东西挤出来，乒乓球一定是扁了，她有了个吞咽的动作，乒乓球下去了，她有了呼吸，很呛，在喘，鼻孔还在冒血，她没有睁开眼睛。和我打球的那个女人说，她死过去了。别人也这么说，好像死过去了。人们还不知道她吞了乒乓球。

120急救车来，把她拉到新安医院，芥茉坊老板没有同去，只有我一个人抱着她，上车时，别人都说她有病。在新安医院，医生跟我说问题不大，要用胃镜伸进去，然后伸一根小刀头进去，把那东西夹出来，怕碎片会划破胃壁，从现在看来食管肯定出了血，至于气管，问题不大。我问医生鼻孔为什么会冒血。医生解释说，呛的，太大了。我跟医生保证是乒乓球，不是毒药，两个医生商量了半天，说最好拉到北城医院去，他们已经跟那边的急诊科联系过了，他们会弄得好

一些。我一个人没有什么主意。救护车再响起警笛，我们到了北城医院，她呼吸很正常，但她不说话，也很少睁眼睛，我不停地为她擦鼻血，一个急救医生想问她，但她不答理。到北城医院整12时，她被拉到一个小手术室，一个很精干的医生让我去交钱。我说，我没带钱。他说，那你赶快找钱去。我说卡上有点钱，明早取。医生说最好还是先取来，我的卡在白家庄招待所，我怕把小羽一个人留在这。这时我记起下午打电话给小羽时，有个男人接过电话，于是我给小羽家打电话，果然还是那个男人接的电话，我说，你快送钱来，小羽现在在医院急救，那个男的也没多问，我让他带几千块钱到北城医院门诊部。

折腾了两个多小时，胃里的乒乓球取了出来，医生要让她住院，食道和胃壁都被划破，贲门的下段充血得很厉害，也可能出现裂口，我这才跟那个男的商量，那个男的叫老胡，约有四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我暂时还判断不出他跟小羽的关系。老胡说，那就住吧，老胡只带了2000元钱，他把钱都留下了。小羽虽然睁了眼，也很清醒，但她没跟我们说话。老胡跟我说他要先回去，我不让他走，我怕小羽伤心，但老胡还是执意要走，他说，扯什么蛋。我看看小羽，小羽无所谓。老胡嘀咕时小羽都是听见的。于是老胡走了，我推着车子，小羽躺在上边，竖直的杆上挂着一瓶点滴，我们从缓坡上下来。我很冷。小羽的脸惨白，我们在院子里停了一小会，护士调了调输液器的阀门，然后我们到了病房。小羽还是不作声。护士为她忙这忙那，小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她也没再哭。

1点多钟，小羽翻了个身，忽然吐了起来，酸液中粘了